



法苑珠林

三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入道篇第十三之餘

引證部

如禳寶藏經云管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  
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  
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厭惡姪欲  
今故出家我在家時以端正故早蒙處分一生男兒  
兒遂長大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  
病之由狀兒不肯道爲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言  
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止欲具道無顏之甚即語母言  
我欲得母以私情以欲不得故是以病耳母即語言  
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  
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見將上床  
地即劈裂我子即時生身陷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  
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  
是故出家又智度論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  
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  
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讀  
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

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爲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  
破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答  
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  
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種種衣  
服而說禳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爲戲笑以是因緣  
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驕慢而  
破禁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  
佛出家得阿羅漢道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  
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勅阿  
難與剃頭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怖已身忽爲比丘即  
便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  
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家人今因醉故暫發  
微心以此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  
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之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  
家功德大也又禳寶藏經云昔盧菟城有優陀羨王  
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雙  
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時彼國法諸爲王者不自彈琴  
爾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寵遣王彈琴  
自起爲舞初舉手時王素善相親見夫人死相已現  
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人白王

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彈琴自起爲僱用爲歡樂  
有何不適捨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答慙慙不已  
王以實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卽白王言我聞石室  
比丘尼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  
王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當聽汝去不  
相免意遂至六日至語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  
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  
得出家受八戒齋卽於其日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  
七日旦卽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來  
詣王所光明熾盛徧照王宮時王問言汝爲是誰天  
卽答言我是王婦有相天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座天  
答之言我今親王臬穢亘近但以先誓故來見王王  
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  
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  
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一閻浮提地我此一  
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  
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嚴身

不如鴻鶴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父母終亾無所依仰雖爲兄弟志念各異兄弟道義  
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恒嫌恨之共爲兄弟  
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  
沙門豈能與汝衣食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人  
所嗤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爲孝耳兄報之曰五  
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爲孝耳道俗相反自  
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  
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  
今所樂苦惱之僞豈知苦辛其弟含恚掉頭不信兄  
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爲貴吾好經道以  
慧爲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  
常卒至爲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見兄意志  
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而作沙門夙夜精進坐  
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瞋恚更盛弟  
貪家業未曾爲法其後壽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賈  
客買取載鹽販之往還數迴牛遂羸頓不能復前轉  
增困頓躡臥不起賈人槌打搖頭繞動時兄遊行飛  
在虛空遙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爲所在而  
自投身墮牛畜中卽以威神照示本命卽自識知淚  
出自責由行不善慳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

信兄語厭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卽爲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卽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衆賈客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棄所珍玩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又付法藏經云答尊者羅漢闍夜多將諸弟子詣德叉尸羅城到其城已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烏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尊者答曰我初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饑急語我我母入城爲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百歲饑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始入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鬼母答我吾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一人涕唾我既新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諸鬼奪我今值一人遇得少唾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唯願尊者延我出城我卽將出令共子食我卽問鬼生來幾時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反成壞我聞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彼烏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我

於爾時爲長者子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不聽強爲娉妻既得妻已復求出家父母語我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去父母較兒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我時於子起愛深心卽語子言吾爲汝故不復出家由彼兒故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烏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有人障他出家此人罪報常在惡道受極苦痛無得解脫惡道罪畢若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若見有人欲出家者應勸方便勸令成就勿作留難又出家功德經云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美那與諸姝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卽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卽便命終生四天王爲北天王毗沙門子與諸姝女受五欲樂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爲帝釋子壽夭千歲次生炎摩復爲王子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爲王子壽四千

歲次生化樂爲天子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爲天子與諸姝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盡天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返而無中天一日出家滿二十劫不墮惡道常生天上受福自然最後人中生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已過臨老狀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毗流帝梨廣度天人不可限量以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爲喻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之乃至涅槃各爲起塔華香瓔珞種種供養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爲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家之法真可尊貴不得以少財色食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又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齊云天然以其生時人天等眾心皆驚熱因以名焉又無性攝論云提婆者佛云天授亦云天與謂從天乞得故云天授也又增一阿舍經云提婆達多白佛言願聽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爲沙門實爲不易復再三白佛復告不立出家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宜自剝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語爲提婆後犯五逆罪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起生繞提婆身爲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佛然不究竟便

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在地獄中爲經幾時佛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達多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罪人目連如屈申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達多獄卒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多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多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說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達多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臥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達多報以熱鐵輪鑠我身壞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黑暴象踏躅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咎者袈裟化爲銅鑠極爲熾盛今寄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卽攝神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多弟子名俱迦離誦舍利弗及目健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又本起經名衢和離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

去久遠不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後於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爾時比丘常思蟻虱卽便告虱而作約言我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虱如法於後一時有土蚤來至虱邊問言汝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修習其法虱言能爾隨意爾時比丘尋便坐禪爾時土蚤聞血肉香卽便食噉爾時比丘心生苦惱卽便脫衣以火燒之佛言爾時坐禪比丘者今迦葉是爾時土蚤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虱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爲利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爲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不盡又禰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人城乞食到弟孫隨羅難隨舍會值難隨與婦作粧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上粧未乾項便還入來難隨卽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爲取過與阿難亦不爲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屢精舍佛卽勅剃髮師與難隨剃髮難隨不肯怒撈而語剃髮人言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

可剃其髮耶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爲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隨畏故不敢不剃難得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當守房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爲汲水令滿澡瓶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但著瓶屋中而去適卽閉門適一扇閉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是念俱不可閉但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卽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從異道來遙見佛來至大樹從藏樹神舉樹在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隨將還精舍而問之言汝念婦耶答言實爾卽將難隨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隨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隨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獼猴耶難隨懊惱便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徧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求問佛佛言汝自往問難



隨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  
諸女各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  
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爲我天子難陀答言卽我  
身是便欲卽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天  
路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佳便還佛所以  
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  
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  
閻浮提難陀爲欲生天故動加持戒阿難爾時爲說  
偈言

譬如羯羊鬪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饑渴悉皆煮人唯見一饑  
次沸空停恠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  
難陀卽往問獄卒言諸饑盡皆煮治罪人此饑何故  
空無所煮答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子名爲難陀以  
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  
墮此地獄是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陀難陀聞已恐怖  
畏獄卒卽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唯願將我  
擁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陀汝能勤持戒修汝天  
福不難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願我不墮此獄佛爲

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  
奇甚持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  
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爲我說佛言昔迦尸  
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姪女端正殊妙爾時  
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俊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姪  
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感著遣使從索彼  
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  
彼國王約勅姪女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好悉具足  
備使迦尸王感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還離卽遣令  
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  
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卽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  
索答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  
歷多日王心感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  
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  
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猴衆皆共嗔呵責此雌  
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  
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  
屋壞牆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  
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  
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汝獼猴破亂我國那

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  
 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  
 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姪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  
 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爲一姓女云何捐棄  
 國事大王當知姪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熱  
 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淨如彼屎聚欲現  
 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  
 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如廁生華欲  
 如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鬍枯骨涎唾共  
 合謂爲有味唇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  
 水愈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  
 死其息甚大爾時獼猴王者我身是也爾時王者難  
 陀是也爾時姪女者孫陀利是也我於爾時欲淤泥  
 中拔出難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未曾有經云羅睺  
 羅年至九歲出家爲沙彌王勅豪族諸公王子五十  
 人隨逐羅睺悉皆出家舍利弗爲和尚大目犍連作  
 阿闍梨與授十戒羅睺母耶輸陀羅爲太子婦未滿  
 三年即捨出家自餘弟子事羅睺多不可具述且逐要略跡三五也沙彌者耶  
 舍傳云隋云勞之小者以修道爲勞也又翻息慈謂  
徐行慈也又增一阿舍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出

家者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  
 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海皆從阿耨泉出又彌沙塞  
 律云汝等比丘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沙  
者息也又長阿舍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等亦皆  
 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爲釋子彌勒者姓也觀大覺  
此云慈氏俯應跡均俗典所以胤裔繼哲姻婭重疊并緣發曠  
 幼故能翼讚靈化又四河入溟俱名爲海四族歸道  
 并號曰釋可謂總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頌曰

宿祐因熟	今蒙出度	棄俗遺塵
超然欣悟	慧在恬虛	妙不以數
感時會道	絕羈纏務	精勤慕學
服茲世露	功業弗墜	感聖嘉護
蕭蕭靈儀	依依神步	彼我無他
法侶相遇		

感應緣略引  
 宋沙門智嚴  
 宋沙門求那跋摩  
 宋尼釋曇輝  
 宋居士趙習  
 宋東官倫二女



宋京師枳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諮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眼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然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呼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更無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管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八彼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辯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淺淺耳

宋京師祇洹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鏡本是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機辯雋達漢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狗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已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夫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蔚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持不殺戒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塗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羨彥莫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存高僧傳并文義詳允胡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奉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

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  
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人不足且令  
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  
年夏狂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  
所坐華采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  
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然  
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卽扶坐繩牀顏貌不  
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并聞香氣芬烈咸  
見一物狀若龍虵可長一疋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  
莫能詔者以香薪闌維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氤氳麗  
空四部羣集哀聲慟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

有二驗  
出果高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壬年七  
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  
曾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  
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  
奔問巫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曇  
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者以輝禪既有  
分欲勸化令出家時爛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  
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淡

立言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  
棄除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  
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并石綱佐及有懷沙門互  
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難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  
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廣陵

時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爲衛軍府佐疾病經時  
憂必不濟恒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  
者自屋梁上以小裹物及剗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  
刀病必卽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卽服藥疾除  
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已

宋元嘉元年東官倫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  
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并失所在三日而歸羸  
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  
胡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  
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求禱神鬼經月乃返  
剗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  
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  
法緣小曰法絲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既達家  
卽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禮誦每見五色光流沆峯嶺  
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

韋朗孔默等皆迎敬異云云

右此三輪  
出冥祥記

述意部

夫三世輪轉六道旋環若有一片神明無不經歷多處既其稟生無定有智有愚受性不同爲善爲惡爲善故有慚有愧爲惡故無慚無愧但凡夫之法相感居懷若未得治道斷除理應日夜勵已策修慚愧冥空辭謝幽顯從來無智不識至真致使煩惱森然結漏繫擁冀藉一善消除萬累排蕩重昏豁然清淨是故大聖愍勸制諸道俗深慚應供橫受福田之名仰愧沙門虛當乞士之號進無菩薩兼濟之能退乏聲聞自調之德玷辱師僧孤負檀越不堪行國王之地無以報父母之恩事等破瓶義同焦種亦如多羅旣斷寧可重生栴石已離終無還合鬼恒掃迹唱是惡人如來勅言非我弟子不能爲世福田豈可勝他禮拜近障人天遠妨聖道如斯罪累何可言陳在道尚然居俗寧敢是以一夫人身動經累劫再逢服本還同遇木今當以慚愧水洗浴識塵執發露刀割覆藏網仰愧先賢深慚後德盡誠懺謝徹窮來際見一切凡聖敬同佛想自勸已心早如賤想所有諸過不起

一念私隱之心所有諸善常生修學之意處陳此心是名慚愧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造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道俗人及非人便能敬重三寶滅諸惡業又迦延論云何名無慚答曰可慚不慚可避不避不善恭敬不善往來此謂無慚云何名無愧可羞不羞可畏不畏惡事不畏故稱無愧又不善往來名無慚惡事不見畏稱無愧翻此前名故云慚愧又新婆沙論云世間有情見無慚者言是無愧見無愧者言是無慚則謂此二其體是一今欲顯示性相差別令彼疑者得決定解問無慚無愧有何差別答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不恭敬是無慚不怖畏是無愧復不厭賤煩惱是無慚不厭賤惡行是無愧復作惡不自顧是無慚作惡不顧他是無愧復作惡不自羞是無慚作惡不恥他是無愧復作惡不羞恥是無慚作惡而傲逸是無愧復獨一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對他造罪而不

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少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眾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惡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愚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智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卑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尊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在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出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非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作惡時不羞天者是無慚若作惡時不恥人者是無愧復若於諸惡因不能訶毀是無慚於諸惡果不能厭怖是無愧復貪等流是無慚於癡等流是無愧是謂無慚無愧差別如是二法唯欲界繫唯是不善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徧相應唯除自性各翻前念是名慚又瑜伽論云云何無慚無愧謂觀於自他無所羞恥故思毀犯犯已不能如法出離好為種種鬪訟違諍是名無慚無愧也又遺教經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慚愧無得暫替若離慚愧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又智度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眾生

云何縱欲塵

沈沒於五情

著鎧持刀杖

見敵而退走

如是怯弱人

舉世所輕賤

比丘為乞士

除髮著袈裟

五情馬所制

取笑亦如是

又如豪貴人

衣服以嚴身

而行乞衣食

取笑於眾人

比丘除飾好

毀形以攝心

而更求欲樂

取笑亦如是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如是貪欲人

不知觀本願

亦不識好醜

狂醉於渴愛

慚愧尊重法

一切皆已棄

賢智所不親

愚癡所愛近

諸欲求時苦

得之多怖畏

失時懷愁惱

一切無樂處

諸欲患如是

以何當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為所欺

欲樂著無厭

以何能滅除

若得不淨觀

此心自然無

又正法念經云若破戒多欲而行惡法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猶如野干著師子皮如處偽寶內空無物又

莊嚴論偈云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豎眼張其目

雙眉復聚頰	而起瞋恚相	瞋恚於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麤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業	鬪諍怨害門
惡名稱牀褥	暴速作惡本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應	爲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爲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汗	臭穢甚可惡	乃是衆苦器
是身極鄙陋	癰瘡之所聚	若共振觸時
生於大苦惱	身如彼箭的	有的箭卽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蚊虻蠅毒蟲
皆能螫殺人	應當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故知上來所錄若道若俗常須作意正念現前不得		
微解少法便起慢心不生慚愧如四果人等雖不可		
受總報別報猶受故賢愚經云如鴛鴦羅由殺九		
百九十九人雖值佛成羅漢居在房中地獄之火從		
毛孔出極患苦痛何況外凡未起對治隨造一業決		
定墮三惡道但人身難得遇惡因緣則便易失以惡		

多善少一日之中罪念百千善念無一又淨度三昧	經云罪福相累重數分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	失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	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	受八億五十萬禰類之身百年之中種後世栽甚爲	難數魂神逐種受形徧三千大千刹土體骨皮毛徧	大千刹土地間無空處又菩薩處胎經偈云	吾從無數劫 往來生死道 捨身復受身	不離胞胎法 計我所經歷 記一不說餘	純作白狗形 積骨億須彌 以利針地種	無不值我體 何況裸色狗 其數不可量	吾故攝其心 不貪著放逸	又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	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	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胎經世尊說偈云	盲龜浮木孔 時時猶可值 人一失命根	億劫復難是 海水廣廣大 三百三十六	一針投海中 求之尚可得 一失人身命	難得過於是	又大莊嚴論偈云
----------------------	----------------------	----------------------	----------------------	----------------------	----------------------	-------------------	-------------------	-------------------	-------------------	-------------------	-------------	----------------------	----------------------	--------------------	-------------------	-------------------	-------------------	-------	---------

離諸難亦難 生於人間難 既得離諸難  
應當常精進

我昔聞有一小兒經中說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  
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  
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卽自思惟極  
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爲喻浮木孔小龜無  
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  
眼日百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得值卽爲說  
偈云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爲難 我今池水小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爲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棄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諮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爲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久長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疾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險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今我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又罪業報應偈云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更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故知人身難遇易失以易失故不須生著當知人身  
念念近死如牽猪羊詣於屠所故涅槃經云觀是壽  
命常爲無量怨讎所遠念命損減無有增長猶如暴  
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經市步步近  
死又摩耶經偈云

譬如柙陀羅 驅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  
人命度過是

自大聖已還體未圓明雖復分證無生猶爲三相遷  
流況於凡愚理隔淨境善惡稜稜明白未分豈能免  
玷累之愆愛染之失今聞出家人道之美不得便言  
無惡聞白衣在家之過不得都無其善若內修其行  
則如出家之美若內乖其信徒爲剪落在家之人有



諸眷屬公私擾擾資待所須尚不應慳沙門淨行塊然獨立止須三衣六物極至百一供身自外妨緣何須蓄積經律具訶明在聖教若慳吝法財不惠愚貧智積不成便失聖胎乃至小罪猶懷大懼常應謙肅恭敬大小不得自大輕慢前人若具犯大罪廣蓄田宅過分貯積勤營俗事此等極惡何須述之今且略論中下之人薄學淺識謂智過人起大憍慢放誕形容陵蔑一切籠罩天地踞踞師長之前叱吒尊人之側道本和合恭順爲僧旣心形乖反豈成僧寶也或有專讀外典歌詠琴瑟諷誦詩書徒消日月內教法藥救生爲急文奧理深辭華祕傳能解一句演無量義新舊經論卷軸數千曾不窺檢一句之義外書不急之事日夜勤學若恐白衣笑我無知不學世典者何如俗人問我經義不能答耶居內不閑於外未足可羞在內不解於內恥辱彌甚良由時將末法人命轉促無常交臂朝不謀夕恐一入幽塗累劫難出再遇佛法想見無由雖有經律許一分學外爲伏外道此爲上品聰敏者說先諳於內兼令知外譏辯鋒芒出言闕典內外博究堪爲師匠得如經說爲伏外道今自量身觸事無能神識常閉愚憊恒開自救無聊

何能利物色香不通何辯救麥願自私退省已爲學故涅槃經云佛語諸比丘出家之人應修慧學尋究經典不得披讀外道典籍籍路伽耶等常處山澤空閑靜室修禪禮誦斷邪顯正是汝所宗又叔迦經中說叔迦婆羅門子白佛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我於此中不定答出家或有不修善根則不如在家在家能修則勝出家又三千威儀云出家人所作業務者一者坐禪二者誦經法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作三業者是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又百喻經云管有一人事須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澡罐盛水置於火上後欲取火而火都滅欲取冷水而水復熱火及冷水二事俱失世間之人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既得出家還念妻子五欲之樂由是之故失其功德之火兼失持戒之水念欲之人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言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鬪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貿易瓦木以金易鋤石以銀易白鐵以絹易氈褐以甘露易於惡毒又遺教經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獎導篇第十五

述意部

夫貴賤靡恒貧富無定譬水火夏王寒暑遞來故見有財富室溫衣豐食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見有貧苦饑弊役力馳求晨起夜寐形骸爲之沮悴心情爲之勞擾縱有所獲百方散失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所以勸獎令其惠施力厲修福若復有人衣裘服玩鮮華香潔春秋氣序寒溫冷暖四時變改隨須無闕而復見有尺布不完文帛殘弊垢穢塵羃臭膩朽爛炎暑不識絺綌冰雪不知緡纈乃至形骸不蔽男女露襍非唯可恥實亦奇苦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衣服及以室宇豈不見衆人皆有而我獨無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食則甘味並薦珍羞備舉連机重案滿牀巨席芳脂粉馥馨香具列而復有脫粟之飯不充粟藿之羹常之鹽梅早自兩無魚菜久已雙闕乃至并日而食糜粥相係襍以水果加以艸菜萎黃困忝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

福應施飲食及以水漿豈可衆人皆足而我獨困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行則天人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卑鄙猥賤人所不齒生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塗炭溝渠之側坐卧糞壤之中雖有叱咄之聲反致捶撲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減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而我恒賤是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人形貌端正言音風吐常存廣利仁慈博愛語不傷物而復有人而狀矧醜所言險暴唯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所以致勝多瞋恚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減瞋恚奉行忍辱豈可以令衆人恒處勝地而我永隔淨緣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意力强幹素少病疾常堪行道無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瘵多患氣力弊忝動輒增困眠坐不安見有此等惡實宜捨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醫藥隨時賑救豈可衆人常無疾頓而我永嬰沉滯是故應須勇猛修習凡是如此之事實最應勸若不相勸則學者不勤也

引證部